



再生

第十六期

(日四十二月二年八十二)

價目 零售每份五分
訂定三月五角
總發行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地址 重慶豐華街十號

答陳紹禹延安演詞中之附帶質問

張君勳

紹禹先生：讀二月七日新華日報所載
足下上月十五日在延安各界民衆討汪

大會中之演講，因數汪精衛之罪狀
，并及於鄙人。就事言之，汪氏有

通電主和之文，且去國外；以云鄙
人之行動，則有目所共見，惟性不願

多所表見，故絕少自形於文電。而
足下必以鄙人爲附帶質問之對象者，

殆以爲方今是非之權，應獨操諸延
安，其他人之不肯附和者，則以一

網打盡之術施之而已。
足下所質問之第一事，爲提議通過感

謝汪議長案。此案最初署名之人爲
抗立武先生等，我受人之託，乃起

立爲動議之人，其後正式致謝辭者
爲吳貽芳女士。「德高望重」四字不

出於起立動議者之口，吳女士謝辭
中是否有此四字，應查原文方知內
容。即令此四字爲我個人附汪之證

據，然

足下當時固爲在場參政員之一，何以
不聞有一語之反對？且吳女士致辭

之後，
足下與其他共產黨同志固同爲起立贊

成之人。至少
足下對於原案固亦爲附和之人。何以

今日隱藏全案歸罪他人反藉此以眩
耀一己乎？

足下又謂鄙人在第一屆大會中未發一
言，夫第一屆大會去今不及一年，

軍事組鄙人爲召集人之一，「抗戰
到底」之審查報告，即鄙人在演台

上向大衆報告者。此事有議事錄可
稽，亦豈

足下所得而顛倒者乎？
足下所質問之第二事，爲鄙人在第二

屆大會提出一個實際上反對蔣委員
長之提案。竊攷參政會設立之宗旨

曰集思廣益，團結力量，凡各人良心所見及者，即令與蔣先生所見不合，不能以得罪當局之故自欺天良，不發一言。此當日提案中所以有「清權限明責任」一項也。鄙人以爲惟有如此

吾人方能貢獻於蔣先生及國民黨，以早日完成其抗戰建國之大業。蓋蔣先生與國民黨多得一助益，即建國之業早成一

日。此事惟有由旁觀之我輩負其責，不得以其爲直言之故，而不敢發表也。吾輩所以竭忠盡智者如此，與陽呼擁護別有企圖者自然異轍矣！至於

足下評我致毛澤東先生公開函爲反共，反八路軍，反陝甘甯邊區，我以此信原以爲全國四萬萬同胞方犧牲各人之至可寶者以爭民族生存，諒

足下與其何志，不至吝惜八路軍與邊區以延遲內部團結與國家

建設也。非然者，同一國中兩種軍隊兩個政府並存，異日對日抗戰雖完，而內部問題又生，甚且激而生變，則國家統一將何日而能實現乎？然

足下之理論則曰：「日寇漢奸反對蔣委員長，反對國民黨反對國民政府，我們中國人一定要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黨擁護國民政府」，乃攷

足下所謂擁護之內容，即爲不取消八路軍，不取消邊區，不取消共黨之獨立。是擁護其名，不擁護其實。非有識所共見乎？

足下又謂「日寇漢奸反對共產黨反對八路軍反對新四軍反對陝甘甯邊區，我們中國人一定擁護共產黨，擁護八路軍，擁護新四軍，擁護陝甘甯邊區。」循此

邏輯以往，凡國中反共之人，皆可加以漢奸之稱號，且置之

與日寇同列，參政會中如某某先生等盡人知其爲愛國之士，惟持論時與足下相反，其亦忍視之爲奸漢乎？

足下此種立論，雖一時決意，然欲以團結內部抗戰到底，安可得乎！足下更要求鄙人以言論行動向國人作答覆，足見

足下在延安大會中尙未對我作最後之判罪，豈不心感！然鄙人所服膺者爲君子暗然而日彰之理，更不能因足下之責言而急自辯白，誠以二三十年之言行爲國人所共知，不必另有所剖白也。勿此奉覆爲國珍重！

張君勳敬覆
二月十日

答陳紹禹延安演詞
中之附帶質問
張君勳

十六期目錄

- 西洋法律制度之輸入
- 日本軍部之「二九一八」年
- 第二次大戰的可能性
- 抗戰與兵級問題
- 日本財閥追隨軍部之跡
- 略談所謂「日本通」
- 陳永寬

羅文幹
張君勳
張君勳
張君勳
張君勳
張君勳
張君勳
張君勳

西洋法律制度之輸入

羅文幹

外族政治力量，軍事力量，宗教力量，侵入中國，亦已數見，五胡亂華，未改我律，後魏更命崔浩高允等，五次改定律令，承用漢律，疑獄則以經義量決，北齊後周，亦莫不用夏變夷，齊律科條簡要，隨唐且以爲藍本，遼之重熙威權兩法，金之皇統制條泰和律令，元之元典章大元通制及至正條格，清之大清律例，皆淵源於唐律，雖代有增損，而無敢輕議成規者，誠以其適於唐律便民俗也。

清代中葉，外人東來，因法國之 *St. Louis* 船員案，英國之 *John Bull* 砲手案，美國之 *Flora* 水夫案，我皆處以斬首極刑，彼以爲嚴酷殘忍，故鴉片一役，我國戰敗，南京條約第七條，中美條約第二十四條，天津條約第十六條，外人向我取得領事裁判權，即自所始。

甲午中日戰後，國威累挫，康梁諸人，於馬關議和後，上書爭言變法，卒以改變未行，庚子義和團起，聯軍入京，辛丑和約成後，清廷乃降詔變法，又以中英追加通商航海條約第十二條規定，有「中國深欲整頓律例，期與各國改同一律，英國尤願盡力協助，以成此舉，一俟查悉中國律例情形，及其案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實皆臻妥善，英國允棄其領事裁判權」一語，光緒二十八年乃派沈家本，伍廷芳。爲修訂法律大臣，將一切現行律例，參酌各國法律，考訂擬議，務期中外通行。

法國船員案，不過門毆，英國砲手案，及美國水夫案，僅屬過失，不適用普通法，我當時因查禁外商運輪鴉片，故不適用普通法，而援引一七四九年之外人犯罪，加重處刑之上諭，復厲行嚴坐之法，更加以審訊用刑，監獄設備未善。而此時歐人正

值法國革命之後，人道主義盛倡，寬刑減罰，被逐得以藉口，讓其之司法制度，而要求領事裁判權矣。

然領事裁判權，果爲司法制度問題，抑爲戰敗條款問題，頗有可研究者。十八世紀中葉以前，外僑來中國者，如 *De Mendoza* 及 *Yalenti Parlyna*，則盛稱我國審判之公平。而 *Du Halde* 則更謂我之獄政，較歐洲爲善。 *Sturton* 更謂我之大清律，有可供歐洲酌探之處甚多。乃鴉片之役，議論一變，竟因二三案，非謂我國司法制度爲野蠻，即謂爲未開化，而拒絕我之審判及我之法律，此無他，外商顯以領事裁判權爲權利，戰敗條款不易取得，既取得，則不願放棄，不願放棄，則是非不定矣。

沈伍二氏既奉命改訂法律，乃恐新律扞格難行，先從修改舊律及譯書着手，光緒二十四年，刪節大清律例，以備過渡，名曰大清現行刑律，宣統元年頒行；流徒改工役，笞杖改罰金，停止凌遲戮屍梟首三項，免除緣坐刺字諸端，並廢刑訊，此數者皆刪訂之大端，亦即外人藉口之最甚者。

中日戰事以前，外對日本亦有領事裁判權，戰勝而後，日人要求收回，外國許之；在未收回以前，日本亦嘗變法，其法律之改訂，多出法人 *Ossio* 之手。我於清末，乃延聘日人岡田及松岡，從事起草刑法及民商法，數年間，各案先後告成，自此而後，西洋法律制度，間接由日本而來我國矣。當時既因條約關係，須「將律例與外國改同一律，並使中國律例情形及其案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實，皆臻妥善。」故各草案之起草，簡言之，可

謂直譯諸日本。蓋自光緒三十四年，以至宣統三年，前後僅數載，若各法典，皆加以歷史的，哲學的社會學的，分析學的研究，然後起草，實非易事。況日本於收回領事裁判權，既有成議，則其探諸西洋之法律制度，當必已爲外人贊許，故抄襲日本，自爲事半功倍也。

刑法草案提出資政院時，勢乃宜以「犯名義」，「犯罪存留審判」，「親屬相盜」，「親屬相盜」，「親屬相盜」，「殺有服卑幼」，「妻殺夫」，「夫殺妻」，「無夫姦」，「子孫違教令」諸條新刑律草案，一筆抹煞，起而反對，新舊爭鬥。卒至沈家本不安於位。昔日德國起草民法，亦曾以民族精神說，引起爭議，後經八十年之研究討論，乃成一八九六年之民法。當時我書派惜無 *Langbein* 其人，借新舊之爭，使我國法學歷史之研究，其發達一始德國耳。

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及商標章程，亦同時經商部及修律大臣先後「採擇各國通例，參協中外之宜，酌量添改，」頒布施行。

民律草案，商律草案，商行爲草案，海船法草案，亦皆於宣統三年告成，民律編輯之旨，據劉若曾廉三奏稱，凡四，「(一)注重世界最普通之適於中國民情之法律，(二)原本後出最精確之法律，(三)求最遠於中國民情之法律，(四)期於改進上最有益之法則。」松岡等以三數年之力，事事稱「最」，恐天下事，不若是容易也。

法院組織及民刑訴訟程序，亦參照外國制頒布高等應以下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至法律教育，則設有法律學堂，由日本教授岡田及松岡主持，故自光緒二十七年之中英條約，至宣統三年吾國法律已奉命惟謹，盡改面目，模倣外人矣。

民國以後，除先頒布暫行刑律外，清末之編纂事業，仍依樣繼承，其目的仍在收回領事裁判權，

第二次大戰的可能性

張紫敏

一

現在國際體量的對立，已返戰前狀態，侵略集團與和平集團尖銳的對峙着，戰爭氣氛瀰漫全世界，第二次大戰的危機存在於每一個和平角落裏，它的爆發的可能性，就更更迅速了。目前和平已無保障，侵略氣焰高漲，這不能不歸咎張伯倫外交的謬誤！

二

現在要首先明確知道英國傳統外交政策，才談瞭解張伯倫外交的意義呢。張伯倫外交實施以來，表現的事實，便斷定了他的外交是否有存在的必然性與必要性了。現在我們試逐一的簡單的加一分析：

英國是最發達的商業國家，她的商品的推銷和市場的保持，是需要絕對和平的。更以領土廣袤，她的海軍力量維持航道的困難，和平就成爲英國外交政策基本原則之一了。歷史的證例很多：一八二四年喬治甘甯任外相時，訓令駐西班牙大使內稱：

「英國政策中之重要目的，在於維持世界和平。」「格爾斯登在其有名的 West-Cliffe 演說中謂英國外交政策之目的「應爲保持世界各民族間之和平幸福。」「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沙俄致書聖彼得堡大使可德「很少有幾個國家自情感上利益更想使較英國對於保持整個和平猶爲關切。」「費錫爾於高彼述勞喬治之外交政策時稱「英國最高利益當爲保持世界和平。」「張伯倫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在 Cavendish 宴會中之演說稱「英國任何政治家之目的

是並且應該是保持和平。」「一九三〇年帝國會議開幕時，首相麥唐納致詞「在外交範圍內最大目的在求獲取並保持世界和平，及維護英帝國在世界中之勢力。」「綜合各時期中的各黨政治領袖之意見，和平是英國外交政策之基本原則。一九三三年在多爾多舉行第一次帝國國會議時聖錫爾爵士申述外交政策委員會之意見：「和平爲最主要之利益，和平之企求與保持應爲帝國最大目的。」「

英帝國要想繼續生存下去，和平實爲必要。戰爭發生的初期，便可以使英人感覺食糧斷絕之憂慮，要是戰爭擴大下去，也許要引起內部的變化與帝國之分裂。所以和平在英國外交政策中所佔的地位

，平日所貯以對俄之兵力，已在中國消耗了去。戰地上之日軍，雖尙不至見吾中華軍而投降，然厭戰部隊之叛變，已時有所聞。且證以近日議會中坂垣陸相之答辯委曲求全如綿羊一樣。則魯屯道夫之所深憂慮者，移而用之於日本陸軍當局，亦已相差不了。簡單來說，日本軍部的「一九一八年」之到來，已在意料之中。」

雖然，吾欲告我國人者，日本的「一九一八年」之到來，非可安坐而致，不能象乞巧一樣，待大兩金。英法聯軍所以有「一九一八年」，是靠英法自己努力與美國的出兵。所以秋季以降，德軍逐漸後退，竟至不能支持。明白言之，協商當年所以致勝，有兩大原因（一）靠美國一二百萬生力軍（二）靠美國的金錢與軍火。」

吾們既明白世界大戰中勝敗的因果如此。所以雖看到日本的敗象，同時不能不講所以促此敗象實現的方法。吾們應努力者有三事：（第一）擴大兵役運動，練好三四百萬軍隊，準備反攻。（第二）英人發見了唐克車新武器以制德軍，吾們雖不足語斯，但是吾們應在此休息期中，加強吾們的武器。（第三）有了出口貨，自然有外匯，有了外匯，自然可以買到軍火，甚至像法國一樣買到美國最新的式飛機亦是可行的。可見軍火靠外匯，外匯靠生產。所以國中多一分生產力，即戰地上增一分砲火力。

希望國人認清此三點，努力做去。日本的「一九一八年」，在不遠的將來，自然實現。但天助自助者，萬事總在乎自己奮發有爲。」

在戰後比較在戰前還顯明重要。

因此張伯倫的外交政策，是富歷史意義的。艾
張的硬性外交以集體打擊侵略，覓取和平，保衛大
英帝國的利益。張伯倫以為這可引起戰爭，乃執行
自己尋求和平的妥協外交政策，但是實得其反。我
們知道，無論那一個英國政黨當政，他的外交政策
都絕不能違背和平原則的。

客觀環境已經為張伯倫的外交播下一個合適的
攻擊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幕一幕的表演，張伯
倫一次一次的叫好，反映張伯倫外交的成就，是
促進了戰爭爆發的可能性，縱使侵略的凶焰放大，
和平愈暗淡無光了。短視的張伯倫甚難參透此點，
因而洋洋然盛讚侵略者對「和平」的偉大貢獻。我
們知道張伯倫式的「和平」，是犧牲弱小換來的代
價，某一刻那是勝利了，並且和張伯倫一樣短視的
人們也都為張伯倫式的「和平」謳歌呢！

但是侵略者貪婪不足的氣焰，已呵在張伯倫的
身上。東西兩面的侵略者，都在威脅英國的生存和
安全。日本攫奪了富戰略意義的海南島，意德又思
在地中海上與英爭雄，加上最近三國軍事同盟的醜
態。因此德意軸心並未折散，日德意三國史觀密
的攪起手來。這告訴張伯倫，他的外交策略已經
行不通了。主觀的覺悟，使張伯倫不得不清算他的

外交戰略，所以張伯倫的外路終交出走多角式而走
直線的，由拉攏德意而惡索德意和法美親密的攪起
手來，二月六日張伯倫在下院關於英法切實合作
的聲明，良可視為張伯倫外交積極轉變之先聲，所
以最近張氏外交的活動，改變了他的屈膝讓步的作
風。

張伯倫外交的實施，引起兩個問題：一個是英
國生存與安全，一個是日德意之抬頭。法西之抬
頭，英國生存與安全就無法保障，目前的情形，
已排在張伯倫面前。張伯倫的妥協屈服，本為
保障英國的生存和安。現在，他的外交政策抵
觸英國傳統外交的利益，不但英國人士不樂聞，
即張伯倫也未會料到。張伯倫處在這樣一個歷史
的教訓和這樣一個客觀環境中，不得不重新考慮他
的外交政策了。

有人講，張伯倫的外交，是為資本主義體系中
的國家而服務，只要社會主義特別唯一的社會主義
國家蘇聯存在一天，張伯倫的外交就要存在一天。
我們對於這一論斷，有如下的分析：

第一資本主義體系中自身的矛盾與衝突和資本
主義體系與社會主義體系的矛盾與衝突，在目前執
輕孰重？

第二法西斯帶日德意與社會主義的蘇聯兩個絕
對相反的國家，對英國生存的威脅那個嚴重性？

英國是一個典型資本主義國家，她是反社會主

義中的一個健將，因此她最怕最惡唯一的社會主義
的國家蘇聯。近年來英國的外交，始終在協調資本
主義內在矛盾與衝突，共同對付社會主義的國家蘇
聯。張伯倫的外交，就是負責這樣一個任務。但是
資本主義體系內在的矛盾與衝突，並不因張伯倫屈
辱而協調合作，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中的矛盾與
衝突，更尖銳的對立起來。社會主義體系的國家
蘇聯，因推行和平政策與集證安全制度及尊重民主
政治，減少了英國對蘇聯的恐懼與不安，英國比種
心理對日德意適成反比例。顯明的，法西斯給與英
國的威脅與破壞，嚴重到極點了。

日德意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是最貧脊的國家，他
們需要殖民地解決資源的困難，與奪銷售商品的
市場，必然的要和英法美發生衝突，此其一。法西
斯政治根本反對社會主義的蘇聯，同時也厭惡民主
政治的虛偽，所以法西斯猛烈進攻並破壞他們代以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指押的法西斯政治，此其二。墨
索里尼企圖恢復羅馬帝國，希特勒想建立第三帝國
，此其三。由此三者，可見英法與德意的衝突如何
嚴重了。

蘇聯自參加國際聯盟，締訂很多和平條約，對
於推行和平政策，集證安全制度，盡很大力量，給
英法的安全，以不少保證，制止法西斯若狂狂行
動。蘇聯和英國都受法西斯威脅，所以張伯倫對蘇
聯表示相當的好感，這種趨勢，必因法西斯的積極
行動，而漸接近加強的。

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張伯倫的外交，不會因蘇聯
之存在而延緩，相反的必因法西斯暴橫無理，而加
強撫手。

張伯倫外交的轉變，加強了和平陣綫的團結。另一方面法西斯的狎辱面孔，更可怕了。

世界均勢的維持，和法西斯政治相抵觸，因為法西斯破壞世界均勢，才能滿足侵略之欲。日本在遠東進行大規模的侵略戰的時候，英國喜形於色，以為這是東方反蘇的先鋒。希特勒在歐洲挑釁的時候，英國為德張目，以為這是為資本主義國家反社會主義而服務。所以和平陣綫在這種情勢之下，無從建立，無從發展。典型的資本主義的英國覺得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致命傷，所以英法對法西斯的連繫，並不因德意的橫橫無狀，而考慮應有的外交政策。艾頓的外交是以圖聯為手段，以打擊法西斯，建立和平陣綫。保守短視的張伯倫逼走艾頓，和平掩掩一息，英美法蘇雖目說法西斯無理，但他們自身利害的衝突，與夫遭受的威脅嚴重不同，所以他們始終沒有一致抑制法西斯。美國主張英美採共同行動，維持太平洋均勢。英國反庇護暴日。英主英法制裁意國，維持阿比西尼亞獨立，法則向意額送秋波，法主英法援助西政府，英法又意見分歧。這些例證，證明民主國家的意見怎樣的分歧！

歷史教訓了民主國，她們是要考慮自己政策的錯誤。張伯倫的努力，反增加自己的威脅，已經使張伯倫懊悔了。同時各民主國的生存與安全，亦已受了很大威脅，美國羅總統本月一日對參政院陸軍委員三人作重要談話，據傳暗示各該委員：「美國與歐洲各民主國之間，已成立具體協定，與切實合作辦法，且各該民主國負責當局已深知羅總統的態度。總統並未表示：歐洲若果發生戰爭，美國對英法兩國必須準備援助。德意日若果聯合進攻各民主國，美國必須在現金交易條件下，以必要的軍械接濟各該民主國」。

這段文字雖係傳聞，亦可表明羅總統對於法西斯的憎惡與聯絡各民主國維持世界和平的決心了。英國無條件的保證法國的安全，民主國家的陣容，已漸漸的緊密的聯絡起來。英美法蘇採取行政政策，使和平陣綫的發展是日見鞏固了。

四

目前國際情勢的發展，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國家口德意的聯繫由反共協定之變為軍事同盟之醞釀，加深和平陣綫與侵略陣綫的矛盾與對立。便成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客觀條件，所以它的爆發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戰爭的性質必然是和平陣綫與侵略陣綫的戰爭，即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體系的蘇

聯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英法的聯合陣綫與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好戰國家日德意的聯合陣綫的戰爭。目前一切客觀條件的發展，決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初期性質，是有這樣可能的。但是戰爭中的發展趨勢，又可能的把戰爭性質轉變到另一方面去，即資本主義體系與社會主義體系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很可能的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慘烈，破壞的範圍更廣大。而且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裏或殖民地地上因為客觀環境的演變，革命的發生是很可能的。所以戰爭演變到這個階段的時候，英美法德意日很有可能的聯合起來應付蘇聯。

同時在戰爭初期擁護和平陣綫而參戰的廣大的愛好和平的人們，亦必因戰爭性質的轉變，而拋棄了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國家英法美

綜結上言，約有下列幾點：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性質，因為客觀條件的成立，將可能的和平陣綫與侵略陣綫的戰爭，即資本主義體系中的英法美和社會主義體系蘇聯的和平陣綫與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日德意的侵略陣綫的戰爭。

(二) 戰爭發展的趨勢，是有可能的要引起資本主義國家中與殖民地地上的革命戰爭。

(三) 因為革命的爆發，戰爭初期的性質，是有可能的，要轉變為資本主義體系與社會主義體系的戰爭。

抗戰和兵級問題

井八公

一 抗戰和戰鬥員的補充

我們知道這次抗戰，是中日兩個國家的決死戰爭，也就是決定兩個國家以後的命運的戰爭。所以日本帝國主義，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進攻中國。假使中國勝利，我們便可以得到獨立，自由，平等的保證，到了那時候，日寇國內不但不能維持她的固有力量，人民一定要起來革命，國際的地位，也就降低下去了！假使日本勝利，中國將為其併吞，整個的人民淪為奴隸。中國亡了之後，再想復國恐怕不容易了！蔣先生曾說：「全國同胞須知任何國家，欲解除壓迫，完成革命，決非少量代價所可希冀，此日多忍一分，將來成功亦多增加一分，吾人為國家民族與世世子孫計，犧牲雖鉅，無可避，亦無可辭。」有了這種情形，我們必須動員全國力量，為獨立而奮鬥！所以這次戰爭，決非短期可以解決，一定要持久而艱苦的抗戰，要堅持長期戰爭，對於戰鬥力必須有相當的補充和調整，才有勝利的把握。根據何部長前次在中央紀念週報告，敵軍作戰傷亡兵員已達七十萬，同時我們想前方抗戰兵員一定也有相當的傷亡，不過人家平時全國人民就有軍訓，隨時徵調補充，比較容易，中國人數雖多，準備不夠，就有精良的武器補充，一定要訓練有素的人去運用，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所

以約瑟夫說：「戰爭的最終命運，不是由於技術來定，而是由正確的政策，與廣大羣衆的同情，與擁護，來決定。」我們既曉得這種理，欲維持久抗戰，必須動員全族的力量去抗戰，使人能為國家為民族去犧牲，去奮鬥，建立強固的革命軍，動員全國後方的武成去補充前方戰鬥力，同時充實智力財力物力，才能把握着最後的勝利。

一一 補充戰鬥員和徵兵制度

我們前面說過，戰鬥員之補充，關係抗戰前途，至為嚴重，全國的軍隊動員到戰場作戰，所有傷亡戰鬥員的補充，假使盡賴徵募自願兵來補充，總算少數的兵額，一定變實行徵兵制度，方能源源不絕，在用急之時，也不致有缺乏遺誤之虞！

談到徵兵制度，什麼是徵兵制度呢？就是法律上規定全國所有能夠作軍事活動的男子，法律規定兵役年齡以內，都有服役的義務，如果故意規避應徵，一定受法律的嚴厲處罰，這種制度在中國歷史上，早經實行，是現代國家所採用一種軍事政策。實行徵兵制度以後，兵額是有彈性的，在平時退役的兵就是老百姓，國家維持少數的常備兵，作戰時候，入伍的老百姓，就可馬上動員起來！變成巨大的軍隊，這種辦法，能使全國的男子普遍得到軍政教育，保衛國家的技術，養成集團的生活習慣

，灌輸國家觀念，民族思想。同時用少數的金錢；養多數的軍隊，戰時傷亡的補充也就非常容易，在平時退役的兵士，仍可從事生產工作，所受的害處，實在是很小，故實行徵兵制度是害少而利多的，平時徵兵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在這全面抗戰的時候，更爲一種刻不容緩重大的事情，國家是我們四萬五千萬人民的國家，遭遇到空前的困難，爲保衛國家復興民族計，自應踴躍應徵，效命疆場，搶救國家於危亡，所謂保衛國家民族，開接也就是保護我們家庭和我們自己。

我們再看歐戰時法國的人口，四千二百萬，出發到前綫上作戰的有四百萬人，佔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德國的人口，六千萬，出發到前綫作戰的有七百萬人，佔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強。日本的人口七千萬，常備兵不達十七師約三十萬人，但到戰時，就動員四百餘萬人，佔全人口八分之一。我們中國人口，近五萬萬人，只有常備兵二百萬，佔全人口的二百分之一。以地大人多的中國，所有常備兵這樣少，怎樣可以和人家競爭呢？如果效同日本一樣的比例推算，中國的常備兵至少要有二千萬人。才能維持國家的獨立。不然在這抗戰過程中，人家的兵是越打越多，我們的兵是越打越少的，前方戰鬥員傷亡的補充不濟，那就很難爭取最後勝利！

依據以上所說的，我們要最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者，求得中國民族的自由和解放，在這長期持久抗戰過程中，必須澈底實行徵兵制度，使全國皆兵，人人學會使用武器，國家能以少數的金錢，養得

訓練有素的人去運用，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所

訓練有素的人去運用，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所

許多的兵，使前方傷亡的戰鬥員能夠源源不斷的補充，在我們這廣大領土上，幾千萬方里以內，到處皆可造成有無形形的堅強堡壘，就可制敵於死命！

三、現在實行徵兵制度辦理的內容

從廿六年三月一日開始實行徵兵制度以來，所收的效果不能盡滿人意，而且常常發生嚴重的規避甚至武裝暴動企圖反抗的事件，使徵兵制度不能順利進行，在這麼大的領土內，除了廣西進行徵兵運動比較順利外，其餘各地對於徵兵制度的實施，遭遇到非常嚴重的困難，一般人民心裏，還深印着「好男不當兵」的觀念，所以他們不願應徵當兵，認為當兵和自身利害沒有一點關係，等於強迫他送死，因此有很多村莊裏，壯丁都離開了家鄉，離開了田莊，規避，逃亡，甚至去做土匪和漢奸，這種情形，我們不能說民衆不愛國，沒有抗日的情緒，相反的，他們的確是最愛國的，最富有抗日熱情，在去抗戰中有許多老百姓，投敵的英勇，悲壯事蹟，給我們證明，所以只要實行徵兵制度的方法和策略，完全妥當，一定能夠得到良好的結果。

我們對於過去推行的辦法要加以檢討，所以失敗的原因，從事實方面得到血的教訓，認定今後努力的途徑，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我們把過去一年多進行徵兵制度失敗的原因談一談。

(一) 我們覺得廣大的農村裏的民衆，對於實行徵兵制度的意義完全不明瞭，更不知道徵兵制度和抗戰的關係，這因政府在辦理兵役工作之前，對

於民衆的政治教育，仍有缺憾，所以一般民衆沒有政治認識，和缺乏民族覺醒，更沒有進行廣泛的政治動員和深入民間宣傳的工作，所以人民心裏仍存着「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錯誤觀念，仍以當兵爲可恥，被征爲例軍，同時辦理壯兵的機關，有時帶着官僚腐化的習氣，以致影響徵兵的進行，加以戶籍人口調查不確實，而兵役機關因命令緊急，要解送壯丁，應征不踴躍，抽派而又有困難，那就用武力去捉捕，不論白天夜晚田裏街頭接二連三，各處捉捕變成越捉越怕，越怕越逃，而辦兵役的人在應急之時，也就因爲越逃越捉，多把無錢無勢的壯丁，像捉土匪似的，用繩子牽着，一串一串，強制押解去編隊，入伍，照這樣辦法，那些民衆也就規避逃亡愈多，造成民衆對於徵兵有了一種不良的印象！

(二) 有許多地方的保甲長，利用實行徵兵制度，勾通土豪劣紳，包辦名冊，實行做詐藉此報復私仇，民衆不知道土劣的違法，反乃懷疑徵兵制度的，以致發生規避逃之不良的現象，可見這種事情，確實是嚴重的問題。

(三) 實行徵兵制度同時對於民衆生活問題，還沒有顯著的改善，對於被征的家屬生活也沒有十分具體的保障，過去實施壯丁訓練的時候，有些地方爲指揮訓練便利起見，也就顧不了人民的忙忙，弄得許多的人，因爲受壯丁訓練而失業，家庭生活也無法維持，得不到一種保障，再談到辦理徵兵的人，有時專靠拘捕，去捉窮而無勢的人同時有漢奸及不良份子，種種的反動宣傳，致一般民衆想盡了方法規避逃亡，企圖免役，有時我們以爲應征是替

大人先生們去送死，所以改善人民生活爲實行徵兵制度，是最切要的問題，在廿六年暑假將委員長對農村服務的學生訓詞中曾說：「如果走到農村中去看看，農村經濟是怎樣破產，農民生活是怎樣困苦，我們農村和農民生活，如果一天不改善，我們的革命，我們的復興民族的工作，便一天不能完成」。這種話是最正確的，所以我們認爲改善人民生活，在抗戰過程中與徵兵工作，同樣的重要！

(四) 我們以爲對應征入伍的壯丁訓練，辦法多用強壓民衆的奴化訓練，乾苦乏味的老套，提不起他們的興趣，沒有多多注意到政治教育，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和注意到戰鬥訓練，游擊戰術及實彈射擊等，使他們自衛力的增進，使他們感覺到受這種訓練不但不能打日本同時保衛家鄉防範土匪都辦不到，他們的興趣也就提不起來了！

有了上面四種情形，使民衆對於徵兵制度不明瞭而發生規避逃亡的現象，辦理兵役者無法應付，就亂抓亂捉，影響人民對於抗戰的心理，影響後方的秩序，同時所捉捕來的多半是地痞流氓，大烟鬼子和要販花子，將來無論如何訓練，他們的素質，總是差得多，送到前線作戰，如何能戰勝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呢？在這持久抗戰中，我們必把種種壞的現象，完全消除，達到我們實行徵兵制度的目的才能保證前方傷亡戰鬥員的充分補充，才能爭取民族最後的勝利。

四、今後怎樣實施徵兵制度

我們不怕事情的失敗，就怕失敗以後，不去檢討，如果能夠接受失敗的教訓，改變現實，定然有

成功的希望。達到盡善盡美的境地。我們實行徵兵制度已一年多了。間道結果是弊端迭出，未能達到我們預期的目的，爲了增補前方傷亡之戰鬥員，添加我們生力軍，去爭取抗日最後勝利，和求得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平等，我們定須檢討過去實行徵兵制度的失敗，迅速，改正事實上的錯誤，今後一定可得到相當的成效。那末我們究竟怎樣去實施徵兵制度呢？

(一) 實施徵兵制度，一般的辦法，就單靠政府的調查壯丁，一席命令，及強迫抽調，武力抓捕，去實施徵兵制度，我們要知道實行全國人民總動員武裝的徵兵制度，何能如此單簡。要得澈底而有成效，必須多側重全國人民有高度的民族覺醒和政治常識，才能把徵兵制度建立起來，首要就是注意行政上，特別是下層的政治機構，要以必要的改革，對於保甲制度，保甲長聯保主任，鄉鎮長，區長，等的產生，必須人民親自選出，運用民權，淘汰一切魚肉人民的十劣貪污，澈底的肅清下層政治機構的弊端，能使多數民族對於政府有了很深的信仰，自覺自動的來擁護抗戰，支持抗戰，並充實抗戰。同時對於人民的負擔，要在不妨礙抗日救國原則下，盡量減租，減息，減糧，廢除一切苛捐雜稅，改善人民生活 and 待遇，救濟失業和難民，確定有錢出

錢，有力出力的原則，並作最普遍的鄉村宣傳，使一般的老農，明瞭抗戰救國的意義，應征入伍爲無上的光榮，鼓勵他們有堅強勝利自信心，激動他們起來保衛國家，保衛家鄉，保衛自己子子孫孫不做亡國奴的認識，和熱忱，使他們有自動上前綫的熱潮，同時注意村與村，甲與甲，作應征的比賽，和贈送物品，慰勞歡送等鼓勵的辦法，這樣做去定然有效而有力的！

(二) 照一般心理說，當此敵人步步緊逼的時候，當政軍應該急切合作，共同防侮，但有些地方有些時候，竟出人意料之外，三方面合作，是非常不夠，簡直有許多地方是互相衝突，大家好像在那各幹各的，這種現象，的確影響兵役，非常重大，今後必須要澈底調整，避免一切的摩擦，使得權力統一，向前努力！

(三) 較廣的停止抓壯丁了，澈底的禁止虐待已征的壯丁，並不分有勢無勢的，打破一切情面，公平的去執行兵役法。同時嚴懲舞弊營私魚肉人民的官吏，及企圖破壞征募運動的漢奸。對於招募新兵管理人員，要防止採用繩索索鄉，濫打亂敲，不管吃，不管喝的特遇，必須多用政治方法，去教導新兵，使他們感覺像親兄弟一樣，如晚會，娛樂會，定要常常舉行，使他們減少孤寂，改變他們「好

人不當兵，」的錯誤觀念，激發他們應征入營當兵爲光榮，同時要提高對於軍事發生興趣，和人民有堅決抗戰的決心，這是對於新兵極有用，極有效，必要的工作。

(四) 優待應征入伍的家屬爲實施徵兵制度一種切要的問題，如果處處合理的盡情的將優待應征入伍軍人家屬做得周密和妥善，叫他們沒有後顧之憂，而很欣然馳赴戰場，執行神聖的民族解放偉業，不獨對於徵兵制度容易辦得順利，就是抗戰前途也是非常樂觀的。這種優待辦法，政府早經頒佈。不個要怎樣去推行盡利，就要辦理兵役權力集中，取忌的紛歧，先由地方政府澈底動員一鄉一村的人民，共同負責解決，有錢而不願出力的人，要勸導他們捐款優待應征軍人的家屬，有力而未應征到前綫的人，應該勸導他們幫助出征家屬的勞作，最後能夠有錢與有力達到合理的負擔，由被動促成自動，變爲自覺的自主的熱情，那末應征的家屬固可安定生活，應征的軍人，也就安心走向前綫英勇的殺敵，毫無後顧之憂！

總之我們要把徵兵制度辦得盡善周密，使得全民動員起來，個個踴躍應征，就要隨時檢討錯誤，澈底的改革，對於前方傷亡戰鬥員能得最好的補充辦法，那末抗戰前途定有勝利的把握，同時中華民族定能爭得獨立，自由平等的希望！

日本財閥追隨軍部的躊躇

J. Ahlers
抗爭譚

「我們要發展中國的經濟」好像是每一個日本大人物於日本在華經濟目的的唯一答案了。但沒有兩個日本人，能正確的給這些問題：「開發中國經濟的意義，與由什麼人和用什麼計劃來開發中國的經濟」，一個相同的答案。顯然的，倭寇開發中國的一般經濟計劃，仍未得到人民的贊助，或者實現。在日本國內可以聽到一批批計劃的傳說，彼此之間的許多衝突，與彼此之間常常發生的直接對立。

日本財閥們不但為在華已經攫取的經濟上的利益或實業上的利益而競爭，就是在國民政府緊握之下的經濟資源，他們彼此也是尖銳的衝突者。

去年（一九三七年）秋季日本軍部促成的總動員法案（Alliance），在政府與財閥之間，決定了他一切施行的方法與程序的問題。僅包括了私有財產的佔有，並不包括一般經濟資源的開發。在總動員法案的條款之下與政府合作的軍閥，企圖控制鐵礦業，鐵業，公用事業，與所有的交通機關。其餘的工業和在敵寇佔領地區的一切貿易，直接歸為私有工商業。這些軍閥和政客所訂立的合同已普遍的被遵守着了。但沒有一個合同能和日本掠奪戰爭的更大更基本的「經濟開發」打成一片。

從日本的經濟的觀點看，很顯明的，日本軍閥，政客，財閥們，對於在華經濟的前途，現示了基本不同意見：軍閥是要把在華新軍事工業，用者補充日本原來的軍事工業，這為了將來戰爭到

了危急的時候，在軍事補充上，可以獲得充分的自給。馴順的日本政府並不反對軍部的要求，不過牠顯願把整個中國富者日本工業的資料的基本來源，同時更願把中國富者日本機器貨品的市場。日本的企业家希望在華工業普遍的發展，與在華商業的活動兩種。日本實業家希望購買中國原料，並且希望在中國領土上發展各種實業。

前述所敘述的是日本各集團的利益衝突，現在日本軍閥要絕對的支配中國的一切經濟原素，他們以為把中國變成高麗和「滿洲國」第二，就必須統治着這些經濟原素。政府方面怕喪失了統治軍閥最後的痕跡，同時希望在日本佔領區域內，至少保有和在日本國一樣的權力，所以日本政府贊助新經濟統治中國的側面擴張。日本財閥是反對這個意見的，日本的工商業，需要工業化自由，貿易自由，和任和經濟統治的自由，日本財閥僅僅希望軍閥和政府的幫助一直到沒收了中國的財產和驅逐了西方在華商業利益為止。

在這個集團內。他們的意見和利益，彼此在矛盾着，表示出另外一種利益衝突的現象。在軍部方面，每一個軍事單位，無不首戰時經濟自給，滿洲的關東軍與華北的駐屯軍暗中為了統治開發內蒙鐵煙鐵礦與大東煤礦而對立着，代替關東軍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為了統治華北開發公司，很久就拚命的競爭，但目前僅有部分的成功，華中製鐵公司過去從華中獎勵公司（Central China Promotion

Company）手中攫取了大冶煤礦與漢冶萍鐵廠，在廣東日本陸軍和日本海軍鼓勵台閩開發公司掠奪廣東的經濟統治權，並限制其他的競爭者。

政府方面，如統治新征服的中國，各省官廳彼此發生尖銳的衝突，陸相海相與外相，為「中國事務院的管理權，有了一年多的衝突，最後還是沒有解決。財閥方面，當輕工業者在華想得到充分活動自由之時，重工業者乃已傾向和軍閥取得聯絡，並且日本國內大小工業對於中國的掠奪不斷的再發生衝突。

這種衝突的影響在日本佔領地區內的工業摸樣上，是很明顯的。一般從事輕工業者，又經開始他們的工作了，或者修理他們在中國所掠取的工廠。青島日本紗廠的改造，可說進步是很快的，他們希望來年（一九三九年——譯者）五月間開始工作，如果日本東京政府對輕工業，在華投資活動不加阻礙的話，在日本佔領地區內，掠取中國工業的所有權，可以有很大的進步。但這些工業對日本經濟是沒有補益的，並且消耗了日本保存所需的那些中國原料。

在日本統治地區內的重工業的發展與恢復，進步是遲緩的，雖然這些工業在軍事立場上是急需發展地。理由是很清楚的。因為在華輕工業的發展與恢復，僅僅是需要少量的資金，輕工業使用多量的機器是日本製造的。現在輸入中國的機器，一半是紡織機，從日本人口的紡織機佔百分之七十五。發展華北華中的煤鐵工業需要大量資金，與非日本製造的各種機器。

日本為了實現其華重工業計劃，而需要大量資

略談所謂「日本通」

石實

本來是謂「日本通」也者，完全是模仿日本人的所謂「征那通」而來的。「支那通」是指精通中國國情的日本人，而「日本通」正就是指精通日本國情的中國人而言。近幾年來，因為中日兩國關係複雜緊張，政府當局固不待言，社會一般人士，亟欲明瞭日本情形，於是中國的「日本通」，好似雨後春筍，應運而生。有的因為「日本通」而做官，有的因為「日本通」而成名。報章雜誌因多關於日本問題的文章，社會上亦產生了好幾個研究日本的團體。日本人拚命的研究中國，中國人亦拚命的研究日本，可見得中日問題的研究，在平時已很重要。中國的「日本通」當然亦很被人重視。

七七事變後，中日進入戰時狀態，日本的支那通已在大大的發揮其「精通中國國情」的本領，倣倣略中國的先鋒，於是中國的「日本通」，亦起而應戰。「支那通」與「日本通」一天一天的更被兩國人士所重視了。在平時，對於對外國國情的研究，是外交對策的基礎，在戰時，對於敵情的研究，是戰略略的根據，所以對於對方的情形，要有充分的把握，正確的認識，才能夠期待戰爭的最後勝利。古人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可知「知己」，何等重要！「知彼」的「日本通」其責任何等重大！

可是對於敵情的正確認識，固然是到達勝利的大道，相反的對於敵情的認識不足，亦就是招致敗戰的原因。日本的「支那通」，因為對於中國的認

識不足，以為三個月就可以屈服中國，那知道打了一年半，竟弄得自己欲進不得，欲退不能，瘡痍滿身，眼見得奄奄一息。我們可以說害日本的就是那些「支那通」。

反過來看我們自己。前幾天的汪案。何嘗不是如此。汪案的發生，可以說是起因於汪氏的「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不知己」是對於國內情勢和對自己力量的認識不足。「不知彼」是對於敵情的認識不足，亦就是對於敵人力量的估價太高。當然估價太低亦要不得，因為對於敵人力量估價太高，對於本國力量估價太低，所以就生產出悲觀主義，敗北主義。不過這裏我們特別要指出的，就是羅在汪氏背後的「日本通」。這批「日本通」，如果能夠把握真正的敵情，多談一些正確的敵情，或許能多少減少悲觀心理，使他慎重將事。我們不願替汪氏辯護，可是亦不能不指出那批認識不足的「日本通」所應承受的「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實由我而死」的重大罪過！

所以對於敵情研究，要十二分的謹慎中心，而敵情研究的公開發表，尤應負重大的責任。我國國民雖很明瞭敵人詭詐的野心，可是大多數的國民，既沒有到過日本，又不懂日文，更不懂詳細的敵情。惟其如此，「日本通」的責任才重大，而在報章雜誌所發表的「日本通」的意見，其影響更為普遍，深刻。最近我們看到「日本通」的公開發表的文字，其中固多足供我們的參考，裨益於一般國民的對

金，這個意見，首先提出被考慮了，用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之多，恢復大東煤礦，建築新鐵道網。在日本黃金時代，對外投資尚且不能超過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之多，就是她能籌集需要的資金，她依然缺少對外貿易以補償大量機器的人口。

處於進退維谷的日本軍閥希望歐美各國與以現金和機器的信用貸款，他們不斷的努力引誘西方資本，以特殊利益的代價，想得到歐美長期信用貸款，最近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向美國提議，以市價百分之二十五向美定購火車頭輸送車，這種信用協定已經成立了。日本為要吸收西方商業利益，在華日本軍事掠奪的產業，仍富着私有的工商業，以圖有系統的掩蔽真像。日本一手製造的偽「滿洲國」的整個組織，表面上是不斷的革新，這僅是掩蔽了歐美資本家的眼睛。

如果財閥願意幫助軍部實現軍閥的經濟計劃，那末日本經濟集團在華開發經濟的方法和手段，多半是可以得着調和，但日本所有資金距達到這個目標還遠。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拒絕了滿洲的經濟開發的財政上的援助，日本資本在財政上與經濟上極端缺乏信用，並且在亞洲大陸上是沒有力量來償付軍閥經濟投資的利息，所以日本軍閥們，顯然的，希望那些沒有中國真實認識的，輕於相信的歐美人，和日本一日走向這樣一同堅決冒險投資的途徑上。

一月二十四日於重慶。

一九三八、三月十七密勒氏評論

保家鄉 壹幕兩場

陳永偉

人：1.張老爹：守燈塔老頭，年近古稀。

2.桂英：年輕的姑娘，老頭孫女。

3.廖虎：陰險勢利的迫而做漢奸的中年。

4.狗寶：傻頭傻腦的牧者。

5.安騎子：沉着果敢的中年。

6.史鏡子：少年獵者。

7.何明武：青年退伍軍人。

時：現代冬天。

景：海濱一座山頭燈塔隱約的現在右方的遠處，這兒有岩石，荒草和老樹的斷幹點綴着，左邊石地築成的矮屋一椽，顏色斑駁，呈顯着無邊的歲月所賜予的痕跡。現在正是傍晚時分，瞭在屋旁幾件衣服也沒有收去，白的藍的衣服顏色，襯着傍晚的海空景色，格外好看。這塊幽靜的地方，本來絕少人跡，可惜也常在敵人威脅之下，有變成砲火目標的危險了。

幕啓：老態龍鍾的張老爹，徐徐自屋內出來，扎緊腰帶，正要走向右方看塔去，宿疾隨時發作，他咳得很凶，只好找個地方坐下來，抽旱煙罷，火柴擦燃了又爲風所滅，其實呢，三兩尺長的旱煙袋，非得有人幫忙不可，於是想起點火的人。

張：桂英！(咳)桂英！(咳)桂英——吧？那兒去了。(走至屋角)來一問兒，——(腳碰在石頭上，顛)哎——(坐下)他媽的，剛好碰上這傷口，看湊巧，喇——(脫鞋視傷

口)桂英！

英：吶，來啦。(手裏拿着剛從鎮上買來的兩條魚，還有一瓶子酒，一包板煙，天真地放在背後，不讓老看見)爺爺。

張：(生氣)回來幹什麼！早啦，太陽還有三丈高。

英：爺爺，什麼事生氣啦？

張：不要問我！(咳)

英：您別生氣，爺爺，您別生氣啦，好罷？

張：一去就是大半天，影子也不見了，別生氣。

英：您不是說酒沒有了，煙葉子也快完了，要我到鎮上去的嗎，您忘啦？

張：您病，買了些什麼？

英：酒？煙嗎，快給我。

張：不，您病，

英：我說小寶年紀大啦，做事情也就怏怏不痛快。

張：您要是稍快，就猜，這是什麼？

英：煙葉子嗎？不希罕，還有啦。

張：(亮亮酒瓶子又藏起來)不希罕？

英：酒，啊酒！

張：您還跟我生氣嗎？

英：好孩子，我跟你生什麼氣，你爸爸死了十來年，你的媽也改嫁了，你又沒有一兒二妹，剩下個寶貝似的你，我還會生氣嗎，

英：爺爺，給你喝。

敵認識。但亦不少認識不足的言論。某「日本通」在某報所發表的新年論文「近衛內閣之演變」，就是一個例子。這篇論文的内容，無暇介紹，祇看他最後的結論，就令人大大的失望，他對最近敵情的判斷，是說近衛不會辭職。「理由是環境不準他，元老不能准他，軍部不准他，政黨也不希望他辭，尤其是財閥不預意他辭。」可是事實勝於雄辯，不料近衛好像在他作對，竟在三天後的一月四日，就辭職告退了。近衛辭職的意義很多，很重大，我們暫且不談。至少對於這位日本通，我們不能不失望。兩個月兩個月或半載一年以後的敵國趨勢，或許難料，兩三天以內的情勢，還弄不清楚，如何能自稱或被稱「日本通」？事實上，我一年半的英勇抗戰，敵國內部的矛盾對立的激化，早已使近衛站不住脚，在蔣委員長發表對近衛聲明增加駁斥的談話後，近衛手忙脚亂，準備下台。十二月二十八日起，近衛，平沼，湯淺以及敵閣閣員的頻頻往來，早應該可預看出敵國變動的徵兆。而這位「日本通」偏偏還很鄭重的說近衛不致辭職。試問這不是認識不足是什麼？至於他所提出近衛不致辭職的理由，更不是成話。大家都「不准他辭，不希望他辭」，簡直是在說近衛是衆望所歸。既忽視了敵國民衆對於近衛的不滿，更忽視了敵國內部的矛盾對立。我們不明該文作者的動機，我們更不敢斷言這種見解和汪案有任何關係，可是至少在客觀的意義上。「日本通」的責任很重大，而此後亦有一天一天的更加重大。因此我們希望「日本通」應充分認清自己的責任，慎重將事，努力爲抗戰効力。

張：好極了，不是愛跟你生氣，你要去買酒，先跟我說一聲多好。給我罷，阿哈哈（笑）

英：別忙，還有這個（兩條魚也拿出來了）

張：阿哈哈……桂英，你知道酒是香的，魚也是好下酒的，像我們這樣的人家，過這樣的日子，人家要說是窮快活呢。其實高興的時候，吃點兒，喝點兒，還有什麼可愁的。拿到屋裏去，也該去看看燈塔了。

英：（指屋邊樹上掛着的籃子她在擺動着魚）把魚放在這個籃子里好不好？你看小魚兒還像是活的。

張：拿到屋裏去好啦，總這麼小孩子皮氣的。

英：不，我怕又給小貓兒叨走啦。（把在樹枝上掛着的籃子裏放好魚，向屋裏走）酒，我拿進去啦。

張：等會兒，替我點袋煙，好不好？

英：爺爺，您今天幹麼這麼客氣？

張：你不知道，你不在我身邊，想抽袋煙也不方便。（嘆息）老得不中用了。

英：（擦燃火柴，望着爺爺抽煙，很高興）

張：桂英，今年十幾了？

英：爺爺，您看！連我的年紀也忘了，看是的。

張：（理鬍子）你看，爺爺的鬍子這麼長了，記性還會好嗎？——

英：我今年三十四歲！

張：（稍停）阿哈哈，三十四歲！你比我只小一半？阿哈哈，（屈指）十四……十五……去年中秋十六，今年中秋十七，對，十七歲，二七一十四，三十四，阿哈哈

英：爺爺，我比你小一半的一半呢。

張：不小了，該找個婆家了，桂英，你喜歡什麼樣的婆家？

英：您瞧！又拿我開心。

張：（笑）你害臊？

英：爺爺，別只顧開玩笑。剛才呀，在鎮上聽到個怪消息。

張：啊？

英：曹酒店三嫂子說：昨天半夜裏，駐紮鎮上的軍隊忽然的開走了，聽說是風聲不好，有的說縣城里出了什麼緊急的事情，才把軍隊調走的；又有的說，塢家山那兒出了什麼亂子，爲什麼？沒有弄清楚，反正水府廟里的一排軍隊，都調走了。

形：唉！這年頭連我們這種偏僻的地方，也擔心它出毛病，真沒個太平日子過了。

廖：（在左後方）叫張老爹！張老爹！在屋裏嗎？

張：誰呀？

廖：我，廖虎。

英：廖虎？這傢伙又跑來幹麼，真討厭！（向屋裏走避）

廖：原來在這兒，張老爹，好呀。啊，桂英姑娘，越長越漂亮了！瞧我這點兒記性，到縣城里跑了一趟，也忘了給你捎點東西來。唉！

張：（故意的嘆氣）

英：不敢當，謝謝你的好意，沒有這麼大的福氣！（入）

張：這孩子，啊，廖大爺，什麼風吹來的，多久

沒見你了，又有什麼新消息？

廖：倒霉，爲了一點兒公事，在縣城里就擱了十天，奶奶的，前天晚上趕回家，我那個小王八蛋害了瀉肚子的倒楣病，死啦！

張：因公忘料，了不得！

廖：了不得？誰他媽的！什麼公公的，搶在人家屁股背後吃洋風吧了，這玩意兒，不想再幹了。

張：廖大爺，真是能幹人，快出頭了。

廖：這年頭，說不上這些個。

張：屋裏歇歇，喝杯熱茶去。

廖：不用了，還有點事上塢家山去。

張：什麼事這麼要緊的，上屋坐坐，喝杯茶，抽袋煙，還早着哪，太陽還有三丈高，你看（擲期）不及，茶倒不喝，（腰裏摸出個漂亮煙盒，那東西和他的身分簡直不合式）火柴借給我使使。您抽一支吧，太陽牌，東洋貨，真不壞。

廖：謝謝你，我抽這個好。

張：客氣嗎？不壞呢，奶奶的，洋鬼子製出來的玩意兒，是高明。

廖：使慣了這個，你留着吧？

張：沒關係，反正是人家送來的，不花錢。

廖：好吧，難得廖大爺有這些闊氣朋友。（笑着接過煙，並不抽，拿在手里細細看）

張：（抽着香煙，起來，四面望望）好地方！

廖：（神密地）張老爹，你這點家業真不壞。

張：窮人呵，也是沒法，才守着這點兒老家當。

前些年，孩子們在世的時候，還能種點兒地，一年收幾担糧食，彌補，彌補，現在那兒成？先算我這個老骨頭，挑不得，提不得，有什麼用？桂英那個丫頭，孩子皮氣又重，賺不了，花的多，單靠這倒霉的燈塔，守他媽的一年，才夠燴油錢呢。廖大爺，還是你強。

廖：都差不多，你我的祖宗，誰也沒有留下隔年的糧食給我們，吃這雙手呵？老實說，真不中用，姓廖的人像是沒出息，幸虧心眼兒還靈活，什麼事由兒也見過，差不多的吃不消我。倒也罷，世界越亂，總亂不了我的什麼去！看吧，太陽牌香煙照樣抽着，腳盆（*Foot-bath*）牌的餛飩帽，照樣兒戴着，一點兒關係沒有。所以我常想；你們鬧吧，越鬧越好，我他媽的要有一點兒擔心，才不是人挨的！愁什麼？老爹，就是這麼回事，

張：唉！可是我這一家子，只差點兒餓死，沒見過緊神腰帶喝西北風過活的，現在這種生活，簡直是吃洋參品氣味，唉！

廖：（計上心頭）呵，別着急，老爹，我這個人呀，吹牛拍馬的功夫雖不夠漂亮的，見義勇為的見識，倒有點兒，只要我姓廖的有好處，老爺少不了呢！大家窮不了。

張：廖大爺，真是個好家夥的人，呵，我里面倒點兒茶去，叫桂英早點燴晚飯。

廖：難得該的這麼補快的。

廖：真不用了，還客氣嘛，心里怎麼想，那里怎麼說，你還不知道嗎？我這個人，就可憐面孔長得粗魯些，大概是太爽直了，得罪了不少的人。

張：不見得，不見得，那些人簡直是對子眼——白吞了人說。

廖：反正我不在乎，愛跟我龔扭的，好，有本事只管跟我鬥，誰都不含糊。這話不假吧？（*矜持*）

張：那兒？你這麼一說，我這個病老頭子，倒活得有點兒了。

廖：（亮亮馬了）呵，只顧談天，把正經事給忘了，（四面看一下）老爹，這塊兒的燈塔，這兩天後什麼毛病呢？

張：（一驚）呵？沒有沒有，你這話是——

廖：隨便問問，（改口）我不是到縣城里去了一陣子嗎，彷彿聽見有人說：大港子那邊，好幾處燈塔被流氓毀了。

張：有這樣的事？

廖：話是聽來的……（頓）沒關係，許是謠言吧？

張：哪！可不能當謠言聽，我這燈……燈塔，萬一出……出了岔子，連窮日子（咳）也過不成了。

廖：說是說沒有關係，這於你看守燈的，恐怕是不利。

張：（只顧說他的）毀了，把這兒的燈塔毀了，真有這樣混蛋的。那可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咕噥着）

廖：廖大爺，你真是個好人。

張：那倒照辦了。

廖：好好的看守它，包管誰也毀不了的。你知道這關係很大，晚上行船，就靠這傢伙點點清路標。小點兒的船隻不留心就翻在這灣底下，是常的事，不是大兵船，就打仗這歷久，這條道兒突然變成特別重要了。關係既是這樣，年頭越不濟，壞心眼兒的人就越多，所以大家都要特別小心，還有……（笑了）守住了這傢伙，上頭一定有好處給你的，說不定千把塊大洋錢，夠你養老的那時候，張老爹，可什麼也不愁了。

張：大道理我也懂得一點兒，也不在乎有什麼好處大洋錢的。就怕這旁戶子燈塔設法守得住。

廖：不彀緊，這是公衆的事，誰他媽的要存點兒壞心眼兒（四顧小心地）當心他的狗命！老實說，變得也太快，說不定這幾天準出亂子。我接到一個可靠的報告呀，說是（耳語）你心里知道好啦，我叫阿兔半夜里到場家山去了。呵，阿兔你知道他的能耐的，打得，跑得，幹得，嘿！他就是我的老搭當。看着辦好啦。（看錶）走，上場家山去看看，怎麼阿兔還沒有回信，別他奶奶的鬧翻了。

張：承你關照，廖大爺，你真是個好人。

廖：現在還認有大關係，有事情，我馬上給你信

息，小心好敵。

張：就是啦，等着吧！吩咐，看該怎麼辦就怎麼辦。（犀虎從路下）桂英，來呀！

英：（內應，出）走啦！討厭的傢伙，賊眉賊眼的。

張：不要開口就罵人家，廖大爺說，怕有人毀掉燈塔，打劫漁船呢！

英：從來沒聽過打劫漁船的事。

張：不管打劫不打劫，盡我們的天良就是啦。我看得照廖大爺的主意，在燈塔上面再加那麼個玩意兒，不能出毛病的，這傢伙是我們的家當呀。

英：要出毛病，加什麼玩意兒也沒用。

張：這就只好開良心做事了。把鋸子拿來，弄完了完事。

英：（桂英到屋裏拿鋸子去，老頭在屋旁邊檢木頭，一根一根的搬出來，自語：）

張：塔是不能毀的，不能毀的，誰跟我作對，就把這條老命跟他拚了。

英：（拿着鋸子出來）爺爺，不早了，明天再弄吧？要不，找安伯伯來幫着點兒。

張：誰？安翻子，哦——他總是那麼忙的，也幫不了什麼。（咳）

英：爺爺，您還在咳嗽呢，爲什麼……（狗實趕牛聲由遠而近，聽見牛叫，桂英想起要狗實來幫忙，她實在不忍老爺再工作了）爺爺，叫僕子來好不好？

張：狗實呀，有屁用！僕子來不好！

英：（突作狗吠，追右）

張：（驚）

英：狗實，人傻點兒，還老實，倒底多兩隻手，又不叫他用心眼兒，您指點他做好啦。

張：不。（狗實吠牛聲又起，更近了）

英：狗實！狗實！

張：別喊他！怎麼啦？說了不喊他，總不聽。（咳）

英：您看，又發急。抽這新煙葉子吧？化痰的。

張：唉！自己可以做，又何必求人咧，麻煩。

英：您別管。狗實！

狗：叭——（慢聲長應）

英：過來呀！

狗：（聲）來——啦。

英：來啦！來啦！笨東西，快點！

狗：（聲）嗚，你急——什麼呢？

英：還要慢吞吞的，不叫你了。

狗：好——（牛叫）

張：當心他把牛牽過來，又嚇着你了。

英：別把牛牽過來呀！狗實。

狗：（聲）知——道。

英：奇怪，笨到這樣，也得吃飯，也是人！叫他來，何必罵他。

狗：（優笑）嘻嘻嘻嘻，小小狗，我不是笨牛，是小小狗。

英：下次再這樣嚇唬人，打斷你的狗腿！

狗：好——（優笑）

英：（老畜很費勁的開始工作，狗實唱不成調，弄着草編的牛頭，擺在地上，他的口里還在「比」昂——昂——昂的做牛吃草的聲音）

英：（大聲）狗實！

狗：（驚叫）哼——昂——

英：幹什麼！

狗：幹——沒幹什麼。

英：你來幹嗎的？真急死人啦！

狗：我來幹嗎的？你，你說我來幹嗎的？

英：幹嗎？幫派活。

狗：我不會哩。

英：你會什麼？笨牛

狗：不，不是笨牛，我說過了，是小小狗。

英：好好的一個人，幹嗎要變狗。

狗：人不好玩，他們欺負我，我不做人了，狗好玩狗快活，我，我還是想做狗。你說，狗比人好玩是不是？

英：唉，真沒有辦法！

老：（老頭擰着大木料，體力不夠，顯，極力支持，幸未摔倒）

英：（緊接着）哼——昂——

老：剛剛碰上這把，沒關係（一起不能）